

黄冈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资料)

武大历史系党史调查队黄冈小队

(编者按:远在1926年8月北伐进军入武汉前,国民党黄冈县党部、中共黄冈县委会、县农协筹委会就已经秘密成立于陈家楼。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进入黄冈,县党部与农民协筹委会公开并移黄州办公。9至12月,黄冈县迴龙山等十三个区党部及俱店、新洲等十六个区农协成立,到27年2月共拥有农会会员24万。27年3月初,湖北省召开第一次省农民代表大会,作出剷除封建势力、建设农民协会自身的联合阵线等决议,直接推动了全省农运。黄冈农民在各级农协领导下,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了)。

一、豪绅地主权打下去,农民权力长上来

(一)政治上打击豪绅地主

在黄冈农民革命暴风雨里,从政治上致命的打击了豪绅地主。打击方式大致有:清算、派款、罚款、质问、戴高帽子游乡、坐“金鱼缸”^①、驱逐、逮捕法办、入狱坐牢和枪毙。

迴龙山地区 革命高潮时,农协会会员村村都有,大的土豪劣绅跑到武汉去了,二号的也跑到了黄州(县城),留在家里的土豪劣绅是不能乱说乱动的。斗争土豪劣绅的方式很多,农会权力大得很。动不动就开条子到土豪劣绅家里派款子。动不动就要罚款,一罚就是一大笔。迴龙山从土豪那儿罚来的铜角子简直多得没法数,常常只好用斗来量。把土豪劣绅捆起来戴高帽子游乡的到处都是。游乡时,前面有人用绳子牵着,后面自卫队、纠察队用枪梭标押着。土豪劣绅一路游乡,一路要喊,“我是土劣,破坏农会,大家不要学我的样,我不是个好人,是个坏人……”农会用铜锣一打,农民群众蜂拥而来,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吓得他们发抖。每次游乡以后,土劣们威风扫地,闭门在家,无脸见人。迴龙山有个大土豪,捆着游了一天乡,迴龙山全区24个乡他都游到了。土劣们最怕戴绿帽子游乡,宁愿多派款罢款,因为只要一戴绿帽子游乡后,狗脸皮就撕破了,威风也就一扫光了。对于一切敌视农会进行破坏活动的土劣,除采用上面的打击方式外,就是把他们关起来。迴龙山区坐牢的就有陈嘯峯、汪玉臣、汪卓吾等数十人。对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就把他们押到黄州进行公审。当时县里组织了审土豪劣绅委员会。上巴河的李品三、赵匡胤(屠户)馬鳴三、刘雨田、黄州城和

^① 坐“金鱼缸”这是新洲打土豪的一个新办法。把捉来的土豪跪在地上,面前放一个装满大粪的缸,用牛鞭套在他头上,用绳好绑着他的手,让他也尝尝大粪的味道。

新洲，也有大劣紳，在黃州公审后枪斃了。判处死刑，都是由于羣众的要求，也是經過羣众公审判决的，每次开大会公审，总有上万人参加。

上巴河地区 早在26年底与27年初，上巴河农会就发动过二百多农民去打范家崗的大土豪兼大資本家齐东新，沒收了他的全部财产，燒毀了他的房屋并捉来了他家里的几个人。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則开始于1927年3月，这时头号土劣如舒孝一、舒科九、舒小甫都跑到上海去了，二号土劣如錢东阶則逃往汉口，再次的也跑到黃州，只有小土豪留在乡里。三、四、五月，大规模开展了打土豪运动，上巴河区捉的土豪就有一百多，罰款起碼每人两百多串，多的四、五百串，相当于一百多块光洋或百多担谷子。宋均小土豪林××罵农会不好，罵妇女会是狗婆会，农会就把他捆起来游乡，給他戴上綠帽子、插一面白紙旗，上面写着他的罪恶事实，前面一人用繩子牽着，每到一处，銅鑼一打，四方八面羣众圍住他，戴綠帽子的犯人就照白紙旗上写的罪恶事实，一遍一遍的念給羣众听，另到一处亦复如此。陈家崗土豪陈××，游遍全区，游完后农会把他吊在方尼台上斗争了他，把他全部田产、房屋、家財交还农民。

27年上半年，农会組織农民从黃家老屋祠堂，前往磨儿山捉斃西家周姓土豪和錢仲阶，沒有捉到，只燒掉了他們的房子。

4月間，查封土豪劣紳門，查封时，赶走土豪，把門一釘，用封皮一貼，土豪就被赶出了家。

关于土豪劣紳划分标准問題。27年3月前，凡两百担租的就是土豪，地方上搬弄是非的就是劣紳。3月后，提出“有土皆豪，无紳不劣”革命斗争的新口号，于是土豪就是劣紳，劣紳就是土豪。上巴河枪决的大土豪有李品三、馬鳴三、刘雨田。

总路咀地区 貧农过去（指大革命以前）不能說話，沒有說話的余地，現在（指大革命时期，下同——原編者）能說話了。現在到区政府、县政府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去說話，再沒有看門狗不准进去了。过去农民任凭豪紳地主擺布，現在出了头，把豪紳地主压下去了。有了革命的政权——农会，再不准豪紳地主騎在头上拉屎拉尿了。

农会把反对的人（土豪劣紳和坏分子）綁起来戴高帽子游乡，要他一边走、一边喊：“我反对了农会、大家莫学我”；“我說了农会的怪話，大家莫学我。”当时白家均就先后捉了杜甫成、倪儿岩、倪也志等十余人游乡。

农会对土豪劣紳要派款、罰款。

农会成立后，农民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也好轉了。討米的人沒有了，农民基本上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做起活来，开起会来都很起勁。

团風地区 农会起来前后，土豪劣紳和旧政权人員都跑了，有的跑到江南，有的跑到武汉，也有被农会捉了回来的。当时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执政”，党内提：“以党为核心，党权高于一切”。农会对大的土豪劣紳就采取打的办法（包括派款、罰款、游街、坐牢、枪决），小的土豪不准入农会。打了大土豪，可以进一步发动羣众。如“破大鑼”（綽号）大土豪，有百多担課。打倒他以前，佃戶在他势力威脅下，有些顧慮，不敢入农会。打了他以后，他的佃戶就全部入了会，而且积极性很高。

清算这项工作由农会負責，清算土豪劣紳蚕食的一切公款；佛款（庙、社、土地会、關帝会、佛祖会）、学谷款、桥款、选举款、清算后，要他們賠出来，不賠就捉来吊打或游

乡。

游乡：有的在乡里游，有的区里开大会游，土豪陈华武就游遍了全区20个乡。

封門：把土豪門都封了，沒收他們的财产。

其他地区 但店、新洲、旧街、淋山河等地区，在政治上对豪紳地主給予了一定打击，打击方式基本上与迴龍山等地相同，也有派款、罰款、清算、游乡、坐牢等。新洲把土豪張桂生、沈子荣、毛澤文等捉去坐牢，并罰了二百块銀洋。枪斃了紅枪会头子吳师付。但店区的鉄冶，一次就逮捕了李香阶、李烟亭、鍾現德，周福成、罗子印等十多个豪紳、流氓戴高帽子游乡和坐牢。

(二)經濟上打擊豪紳地主

黃岡革命新高潮中，农民在經濟方面，从減輕租課，取消包田制度，剷除包头、取消黑課、酒錢、鷄米、押租和滿斛，禁止谷米出境、禁止囤积居奇，減租減息、抗租抗息，开仓封門到沒收财产，乃至要求分配土地。

迴龍山地区 全县普遍实行了二五減租。党部对二五減租，事先都有計劃，发动农民較好，所以大多数豪紳地主不敢不減。少数地主不肯減，农会就把他捉来斗争，游乡。楊鷹岭有些地主不肯減租，农民就一粒租也不交，进行抗租。刘維貞是黃岡最大的地主，有四、五万担租，在迴龍山有三个大仓库，粮食都集中在这里，农会发动农民，打开了这三个仓库，分了他的粮食。

不准豪紳地主提庄（退押），不准提高物价，囤积居奇，不准地主把谷米运往罗田、浠水去卖。迴龍山許少良等好几家地主的仓也打开把谷分了。有时組織农民到地主家去吃酒飯，强迫地主杀猪宰羊。迴龍山組織了沒收委员会，封了豪紳地主的門，沒收其财产。

上巴河地区 北伐軍进入黃岡后，上巴河就召开了一个乡民大会（又說是区民大会），大会上提出“二五減租”，取消“鷄米信折”^①。民国十五年底开始到十六年春（26—27年），农会进行了查租田、庙宇公产，凡有祖产、菩薩、兄弟田的就要把錢交出来办学校。規定1927年的課要归学校收，作为办校基金。

土豪劣紳舒科九、林和門、黃庆奎等数十家全被封了門。黃庆奎的仓库被沒收了，貧苦农民分谷两担到一担半，最少也分一担。

孙家咀地区 孙家咀的农民发动得很好，对于大土豪，农民一律实行抗租，一粒谷也不交。农会干部在会上說：“农民做得要死，为什么地主也得那么多的谷？我們要团结起来，自己种自己吃，不准地主收課”。对于只有几斛租，几十斗租的地主，則实行二五減租。1927年3—4月提出实行“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分配土地”等新口号。并出現了要求分配土地的对联“联苏联共扶助农工，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紳”。

風团地区 百福寺大土豪方跃成的仓库里有千多担谷，金家灣蕭維兰的仓库里有两百担谷子，楊树發徐寡妇家有八十多担谷。他們的仓库都被打开了。谷都分給了貧苦农民。

1927年上半年，团风鎮沒收了胡順昌、陈二兴两个大店号。胡順昌号是团风鎮最大的商号，店里僱用的工人就有四十多名，貨有几楼，多半是洋貨，如大吉洋糖、美孚洋油、亞細亞

① 过去地主規定，一亩田要佃戶交一斤鷄，一斗糯米，另外还要交两串錢，叫做“鷄米信折”。

洋油、洋巧、洋腊，简直是个卖办。陈二兴号是罗河洲官僚地主陈进新开的，其规模和本钱仅次于胡顺昌号，设有三个门市部，分别做油盐、瓷器和钱庄买卖。没收了这两家的货物，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

其他地区 总路咀、淋山河、路口、新洲、旧街、但店、三里畈等地，在经济上对土豪打击，其方式与内容相差无几，在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减租减息，退租退押，三庙河提出了：“不纳课，不交捐，打土豪，均粮食”的口号。取消了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强迫地主劳动，不准请长工。也进行了封门、没收。

(三)建立农民武装

农民协会成立以后，随着豪绅地主政权的垮台，反动的地主武装也完蛋了。农民协会建立起革命武装——农民自卫团（队）。县有县自卫队，有几百人枪。各区都有区自卫队，人数枪支不等，多到百把人枪，少的也有二、三人枪。各乡还有纠察队，武器是刀、矛、梭标。大革命时期，黄冈全县共有枪支二千以上。

农民自卫队的任务主要是打土豪，肃清土匪、溃兵及一切反动武装（如红枪会、白枪会），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农民革命斗争成果。纠察队的任务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捉土豪、打土豪。

迴龙山地区 1925年迴龙山农会还在秘密活动时，就已经组织了秘密的农民自卫团。1926年9月随着农会的公开，农民自卫队也公开了，自卫团的团长是林文清（党外人士），省里来了六、七十支枪。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早在农会公开以前就搞过来了。

1927年春，农会发动农民开刘维贞的仓分谷时，迴龙山上下来30多个土匪，企图抢粮，农民自卫团便立即反击，把土匪赶到山里去了。迴龙山除了自卫团外，每乡还有纠察队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

楊鷹嶺地区 农会建立同时也建立了农民自卫团，共有20多支枪，在这以前，有地主的保卫团，里面有不少是地痞、流氓、狗腿子，农会一建立，马上把保卫团的枪夺过来，地主看到农会力量大，又有党部和革命军作后盾，不敢不把枪交出来。从此保卫团的枪支人员都归了农会，清洗了流氓、地痞、狗腿子，由忠诚老实的农民组成农民自卫团。

自卫团的兵有军饷，一人一月十串钱，这笔开支是强迫由土豪交纳的“团兵捐”中来的。

自卫团在维持社会治安，保卫斗争果实，肃清土匪溃兵和红枪会、白枪会、红学、黄学等反动组织方面进行了很多活动。1927年2月，吴佩孚32军一部分溃兵，自称革命军开到长林街。楊鷹嶺和迴龙山的自卫团就立即联合起来，把溃兵一直追到白福寺，打垮了他们，打死一人，缴枪二支。3月间，为了彻底肃清32军溃兵，县农协委员长陈防武率领县警备队（可能就是县自卫队——原编者注）和48个乡的农民自卫武装千多人枪，从楊鷹嶺出发，把溃兵赶到上巴河、但店、黄家坳、孙耳洞，最后把溃兵赶到麻城边境去了。沿途农民武装声势浩大，溃兵根本不敢抵抗。

上巴河地区 上巴河民团团总李品三，有四十支枪不肯交给农会。1926年10月，县委书记胡亮银同志亲自到上巴河，指挥农会逮捕了李品三，他的四十多支枪也归了农会，成立了农民自卫团，由馬良宣任团长（党外人士），1927年革命高潮时，自卫团有枪百多条。

1927年4、5月間，區農會曾組織百多支槍，七、八百農民在儒博橋開大會，會後準備去上巴河與浠水交界處去搞夏豐寅的槍，後因力量不夠，沒有搞成。

三里畝地區 三里畝的自衛隊，有的是槍，有的是梭標、鳥銃。自衛隊訓練3個多月，每天操練四次，早晨是跑步、集合、翻槓子；上下午都是練習變換隊形，射擊；晚上是唱歌、演講和聽政治報告。參加自衛隊的是16歲到25歲的青年，其中絕大多數是貧農出身的，也有少數是中農。他們有統一的制服（也有人說沒有——原編者註），胸前佩著一塊二寸寬的紅布條作為符號。有嚴格的紀律：凡打土豪所得到的東西一律歸公，不得占為己有。不得擅自動用老百姓的東西，凡動用老百姓一串錢，就要打五百板屁股，若超過五串者就要坐牢。雙廟何直（自衛隊兵），他要了老百姓一雙鞋，大家批評他只顧自己，不顧窮人，於是把他打了一頓。自衛隊里個別人侮辱婦女，後來嚴厲懲罰——戴高帽子游鄉。

三里畝自衛隊曾到浠水黃泥畝打過土豪，也到但店打過仗。李埠屯豪紳地主曹雜子（諱號）邱學民等利用宗族關係，結合千多人到但店打農會，三里畝自衛隊聞訊後，立即開到但店，幫助平息叛亂。1927年四月間，豐家大灣馮康平、豐洪清、豐清和與但店區自衛隊打仗時，三里畝自衛隊也參加了這次武裝鬥爭，消滅了馮康平為首的反動武裝。

團風地區 區農民自衛隊有30多條快槍，農村里的土槍、刀、矛也都拿出來了，沒有刀矛土槍的，就拿木棍和扁担，有的農民把鋤頭也當了武器。這時，團風一帶，土匪小偷幾乎消滅了，真的做到了“夜不閉戶”。

其他地區 每區都有自衛團（隊），有武裝和武裝活動。其中淋山河區，但店區的武裝活動比較頻繁，打何家寨、金盤寨及豐家大灣，都使用過武裝。

（四）打倒封建宗法統治——族權和神權

大革命前，黃岡的族權統治很頑強。族長、房長、戶長都是宗族的統治者。他們利用封建宗族關係，欺壓農民，他們一言即一法，要你怎樣就要怎樣，無二話可說。他們控制著族產、房產、祠產和佛產，貪污自肥，別人不敢過問。濫用“族規”，處罰農民，可關、可打，甚至可殺！有权干涉農民婚喪事件，不同意時你不得說多話。族內發生了什麼糾紛，也得聽其處理。族長、房長、戶長大多數就是本地豪紳地主階級或者是他們的幫兇，一切反動勢力都在他們羽翼之下，地方上一切權力都屬於他們。

大革命前，大姓欺小姓，爭墳山，打官司的事情多得很，大姓擁有特權，黃家舖就是姓黃的勢力，孫家場就是姓孫的勢力，別姓去了，就要低頭。

上巴河還有武幫和地方幫之分，武幫就是武漢住在上巴河的人，地方幫是本地人，武幫有权有勢，地方幫要受他們的欺壓。

農會成立後，隨著豪紳地主被打倒，宗法統治也被推翻了。農會一成立，族長、房長、戶長一律取消，他們以前所霸占的族產、房產、祠產和佛產，都被農會清算沒收了。以前濫用族規打人、關人，農會成立後，不僅不敢再作威作福，並且反而要受農會的管制，動不動農會就要罰他的款，捉他戴高帽子游鄉，甚至還要叫他坐牢。以前農民婚喪諸事，都要報告族長、房長，求得他們准許才敢辦理，農會成立後，農民再不找他們，找的農會，請農會解決。至於大姓欺小姓，武幫欺地方幫，爭墳山打官司的事，都隨著豪紳統治垮台而消滅了。總之，一切權力都歸了農會。

推夸族叔的时候，反动的族、房长是坚决反抗的。他们利用宗族权力，反对农会，破坏农会。例如何家寨、金盘寨的王姓族长，李家寨的李姓族长，但店丰家大湾的丰姓族长，他们组织假农会、红枪会、白枪会、“盖世大农协”与农会对抗，但最后都被农民协会坚决镇压下去。

早在1926年冬天，三里畈、上巴河、迴龙山等地的庙宇菩萨，就开始被打了。1927年3月以后，黄冈全县普遍开展了打菩萨运动，什么土地庙、观音庙、關圣帝君庙、雷公庙等等，都被打烂了。各地普遍都打菩萨，其中迴龙山打得最“兇”，打下来的菩萨，光发动几百农民，挑就挑了好几天。黄冈最大的安国寺，是革命军和农民共同打掉的，参加这次打安国寺的就有二百多人。打下来的菩萨当的当柴烧了，做的做了肥料。当时打菩萨，青年和儿童团最积极、最勇敢；中年人不說好，也不說坏；老年人口里不反对，心里还是有些不满意。

一面打菩萨，一面宣传不要信鬼神，信迷信。宣传菩萨是泥巴和木头做的，敬神没有什么用，它既不能保佑你有吃有穿，也不能保佑一生无病、长生不老。经过农会的积极宣传，有些农民的确不再敬神了，甚至包括个别和尚在内。孙家咀有个和尚叫做楊金田，他对农民说：“和尚搞的是迷信坏事情，我是穷得没办法才去当和尚，现在农会成立了，我翻了身，再不当和尚了”。他带头打掉了自己亲手做的菩萨，影响很大。

(五)农民诸禁——移风易俗

革命暴风雨，引起了黄冈农村政治面貌大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是黄冈农村精神面貌也是焕然一新。精神面貌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农民诸禁——移风易俗方面。

禁牌、禁赌、禁嫖、禁鸦片 各地普遍禁牌、禁赌、禁嫖、禁鸦片。农会禁令公布后，各家的赌具——纸牌、骨牌、单双钱等等，都交到了农会，被农会烧掉了。鸦片盒子、鸦片枪也被农会收去了。牌赌禁得很彻底，1926年冬月下令，过年时赌钱的人几乎没有了。

禁止敬神焚香、禁止读“圣经”禁止当和尚、道士和当尼姑 农会把他们看作是寄生虫，要他们参加劳动，不准剥削别人。在农会的威力下，有的逃跑了；有的不当和尚、尼姑、道士，参加了劳动生产；有的和尚和尼姑还了俗，结了婚。敬神烧香拜菩萨的人，也减少了一些。

禁止买卖婚姻、禁止重男轻女 农会禁止买卖婚姻和童养媳；禁止公婆打媳妇，丈夫虐待妻子；禁止重男轻女，禁止把生下来的女婴儿闭死在马桶里，禁止多妻多夫，禁止嫖客。^①

其他诸禁 禁止请长工，禁止坐轿，禁止唱淫戏。禁止大吃大喝，禁止穿耳环，禁止裹脚，禁止宰杀耕牛。禁止使用大斛、大秤。

以上诸禁，违者应受农会处罚，轻的要写检讨悔过书，稍重的要罚款，严重的还要戴高帽子游乡和坐班房^②。团风刘亚五，聚众放赌，被农会抓住，不仅罚了款，而且还戴高帽子游了一天乡。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赌钱了。

① 湖南、湖北人称妻子为堂客，此处系指嫖女人。

② 班房就是狱牢。

二、农会领导搞建设，工、农、商、学兴起来

迳龙山兴办贫民工厂 迳龙山一向织布业发达，少数资本家地主办有织布厂，招僱织工，剝削僱佣劳动。织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廉。大革命后，职工在区党部领导下，于1926年九月成立了贫民工厂。以区党部的名义，召集资本家开会，要它们出钱，一般每人交出200—300块现洋，交钱后，由区党部发股票给他们，每十块钱一股，限定每人不得超过50股，当时全厂共有三千多股。

贫民工厂成立后，党部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教育，说明地主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和农民要一起起来斗争，扫除剝削。宣传的方式是很多的，有演讲，演文明戏。在宣传的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如华耀成、王××、吴××就是在工人中发展的党员。

贫民工厂有一个董事会，是由地主资本家（袁立斋、蔡玉田、徐花甫、吴甫成等）组织的。工厂的实权是掌握在党部领导下的工人手中，当时厂里有四个共产党员，经理是由共产党员担任。

贫民工厂有40几部织布机，百二十多个工人，厂址设在迳龙山的黄石寺内。工厂用的棉纱由武汉买进，织成布再到武汉出卖。工人的生活比从前好了，每月领两次工资，工资多少不是由资本家任意规定，而是由职工派代表同党部、董事会共同商定后提出。当时一个织布工人，至少要维持三个人的生活。发工资是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勤奋的工人，另外还有奖励，通常奖励是汗衫两件，毛巾一条。工人家里困难的，或者迁上婚丧事故，都可领到厂里的家庭困难补助金。这样，工人莫不欢喜，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1927年4月，董事会要算经理的眼，工人听了非常气愤，集会反对算眼，有的工人气极了，拿木棍子把他们打出去了。又有一次董事会怪经理，说他不应该给工人发奖品，要扣经理徐守斋（共产党员）的工资，工人集会反对，最后工人胜利了。工人还成立了纠察队。

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董事会要清算捕人，贫民工厂被敌人抢去了，但不到20天，工人们去打了一次，把原材料和机头都拿走了。给地主资本家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修筑塘堰道路 团风花园乡，地势较高，每年发生旱灾。乡农协以小组为单位，修塘蓄水。并准备在曹家岗挖一条水渠，买一部抽水机把湖里的水抽上来，供应黄岭岗、曹家岗一带的田，地形已经测量好了，因夏斗寅匪部进攻而没有修成。

从团风到麻城去的道路很不平，下雨时泥濘不堪，很多桥也都坏了。农会便组织农民，以小组为单位，并强迫土豪劣绅分段包修，沿路的桥也都架好了。但店到汪家冲到贺坳的路，也是在农会领导下修好的。

兴办合作社 县有合作总社，设在团风镇。各区、乡都有消费合作社，有的还办了平买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社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靠罚款，打土豪，没收经济（包括钱和实物），这是主要来源；一是农民入股，筹集资金，一块钱为一股（并非全是这样），这是次要来源。

消费合作社里有油盐、杂货、布匹和衣服等农民日常生活用品。合作社买东西比商店便宜百分之二十，所以农民都挤到合作社去买货。农民把剩余的农产品也都卖给合作社，不卖给商人。合作社一切买卖都是公平交易，免除商人中间剝削。

总路咀白家均办了一个平卖合作社，貨物是多少錢买进就多少錢卖出，平买平卖，不加力資（即脚力，力資由农会負担），貧苦农民有农会証明，可以到平卖合作社除到油盐等貨物。

农民到信用合作社（三里畈、新州等地叫做小銀行）借錢，利息很少，月利只要一分。特別貧苦的，可以不要利息。

淋山河、旧街都在本区内发行过紙币，可以在本区内流通。

总路咀成立了縫紉合作社；有縫紉机两部，縫紉工人，按月分紅。

兴办学校 农会领导下，每一个区都設立了中心小学，每乡有农民子弟学校（初小），邇龍山区有21个乡，就有21个小学，上巴河、总路咀、三里畈、团风等地也都是乡乡有小学。当时讀書的人很多，不仅农村所有的学龄儿童入了学校，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人讀書的也不少，甚至还有20几岁的妇女抱着小孩在学校里讀書。

各学校都实行免費教育，書籍課本，全由农会負責。当时学校經費来源是靠清算沒收佛、祖产及其他公产。学校里教的是新書，如国語、算術、常識、音乐等，还有政治課。上巴河的政治課，就是由农会委員長主講。

各个学校都組織了儿童团，他們参加維持社会治安，打菩薩、捉土豪等社会活动。

乡里除設有正規的学校外，农协小組还設有农民夜校，讀夜校多是成年人壮年人，也有少数老年人，一面学文化，一面学政治。农民夜校的一切費用，全由农会經濟开支。

三、反帝运动的开展

反英游行大会 1927年4月，黃州全区16个乡，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刘家祠堂，举行反英大会，演文明戏。反对英帝国主义借款給奉系軍伐張作霖，反对英帝国主义調遣軍艦来华，反对武装封鎖汉口租界，号召大家不买英国貨，不抽“哈德門”香烟。

农会开大会，会上提出反对英美，說英美是两个魔鬼，日本也是他們的走狗，农民都曉得英国人在汉口租界杀人的事，孙家咀农民，为这事举行了遊行示威，也提过反对日本。

同年，黃州开过一个規模很大的反英运动大会，有几千羣众参加，大会由陈防武主持，会后还枪决了李品山和喻杜华。（編者按：以上三段資料，可能都是指的一次大会）。

楊鷹岭也开过一次反英示威大会，抗議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租界屠杀我同胞，同时各乡进行了抵制英貨，見了“哈德門”香烟都把它甩了。

抵制仇貨、燒毀仇貨 团风儿童团成立后，由工会領導，組成小組，十人为一組，每天輪流到外面去檢查仇貨（当时羣众指英国貨、日本貨为仇貨），他們手拿着“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仇貨、檢查仇貨”的小旗子，到各家杂货店里去檢查，店員欢迎他們檢查，資本家不敢不讓檢查。他們把查出来的仇貨拿到工会或者把它燒掉。街上的裕道隆号、胡順昌号、陈二兴号分別为官僚地主夏玉泉、軍伐方本仁、大土豪陈进兴所開設的商店，他們在成立农民协会前就一齐跑光了。儿童团在他們店里搜出仇貨后，有的馬上燒毀，有的拿到工会去。洋船到团风碼頭时，也要請儿童团去檢查，然后才敢开走。

四、普及政治宣傳教育

原編者按：為了配合革命的暴風雨，普及政治宣傳方面，也開展得轟轟烈烈。當時除了通常的口頭宣傳、標語宣傳外，漫畫、詩歌，尤其是演文明戲等新穎活潑的的宣傳方式，受到了廣大農民羣眾的歡迎，產生了一定的政治影響，促進了農運的高潮。而農村中圖畫室與俱樂部的設立，各種革命書籍報刊在農村中的發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漫畫 有一張漫畫，畫一個大石磨，下面壓了無數農民，磨子上寫着軍伐二字；再上面又壓着一塊大石頭，上面寫着土豪劣紳官僚賣辦；頂上又是一塊石頭，上面寫着帝國主義。另外還畫着一個人拿着一根繩子，把這石頭和磨子拴起來，其他農民都拿着鐮子把它割掉。這幅巨大的政治漫畫，一方面無情的揭露了帝國主義、土豪劣紳、封建軍伐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尤其是对廣大農民的壓迫；同時也表現了農民將在革命高潮中打垮他們，解放自己。

歌謠 農會為了認清土豪劣紳的壓迫與剝削，編了許多民謠：“馬有毛、牛有毛，不怕寒風號；可憐我窮人家，沒有件好細袍……”農會告訴農民組織起來才有力量，號召農民組織起來：“徒集人民，不得為之國家；徒集磚塊，不得為之官屋；徒集顏料不得為之圖畫。”另有民歌：“青的山、綠的田、燦爛的河；鮮的食、美的衣、琉璃的淒廓（？）誰的功？誰的力？勞動的結果。全世界工人們聯合起來啊！”

演文明戲 為了發動、教育農民，演文明戲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迴龍山演了反土豪的文明戲，戲名“九頭蛇”，揭露地主剝削農民象蛇咬人一樣，最後引起佃戶暴動，拿着鋤頭打死了“九頭蛇”。農民看了個個拍手叫好。看戲的羣眾人山人海，各鄉農民都要喊班子●去演。扮演“九頭蛇”劇的演員的胡亮銀、陳子潤等是縣委領導同志。

迴龍山貧民工廠內常演文明戲，有時在四鄉都演出，很受羣眾歡迎。公演過“地主逼租”一劇，情節是一個戴黑眼鏡、穿長皮袍拿着文明棍的地主向佃戶逼租。縣委書記胡亮銀扮演佃戶，扮得活龍活現，他辦飯給地主吃，地主嫌飯髒，菜不合口味，就把他搞來的飯碗、菜碗全部打破了……台下羣眾看了以後，莫不憤怒，“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頓時四處沸騰起來。

演文明戲就是農民大集會，演出前，胡亮銀等縣委同志要上台演講，領農民喊“打倒土豪劣紳”、“土地國有”、“耕者有其田”等口號。

黃州城內常演文明戲，賀龍將軍的部隊演了很多場，其中“一對啞夫妻”情節很動人，揭露家庭包辦買賣婚姻的不合理。

設立圖書室、發行革命書籍及報刊 農會很注意宣傳教育，縣里有一個圖書室，每一個農會都有一個圖書室，農民都可以自由閱讀和借書回去看。這裡陳列着“湖北農民”、“農民畫報”、“湖北婦女”、“農民報”、“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每星期發一期），此外還有縣農會的報，區農會的油印報（三天出一期），並且從閱覽室內還可以讀到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還有“中國國民黨史”，“中國國

● 從前鄉村里叫劇團為戲班子。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著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此外还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新青年”、“向导”，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学说、共产党宣言，中山丛书、共产主义 ABC。

五、黄冈革命新高潮中，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

随着黄冈革命的新高潮，阶级斗争也愈来愈尖锐，从下面几件事情可以看出：

但店农会与丰家大湾宗族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 丰家大湾的村农协组织基础很差，他们那里没有党员领导，农民加入农会还是朦朦胧懂，丰文波是农协负责人，但农民对他不信任，认为他“没有文化”。丰家大湾全是丰姓，宗族统治极为顽强，土光棍（即土劣）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就是丰家大湾的族长和经管。那里虽然成立了村农协，有丰文波（贫农）领导，但实际上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等利用族权，控制农民，也控制丰家大湾的村农协。

1927年三到四月间，但店农民协会负责人熊开国、熊楚江等，带领清算委员会到丰家大湾丰家祠堂，清算祖产、祠产。丰姓的经管丰道生、丰大庇（也有人說经管就是丰楚川、丰洪清），不肯交出，并且打了熊开国。同时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又煽动丰家大湾的农民，对农民说：“但店的农会要打丰家祠堂、要打菩萨、要烧丰家的祖宗灵牌，要挖丰家祖宗十三代的祖坟”。反动头子更向经管们说：“要反对农协，要反对共产党和区党部，现在不下手就不能成功”。这样一来农民受骗了，对但店农会清算丰家祠堂大为不满。这时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等利用不满情绪，一面继续煽动，一面组织丰家大湾的农民拿着梭标、土枪、锄头，跟但店的农民协会打了起来。

与此同时，麻城大劣绅尹清成也把麻城白马山的群众煽动起来，与丰康平联合起来，向但店农民协会进攻，想夺取农民协会的枪支。来的人不少，起头到了孙树大湾，收尾还在李埠墩，每个人都拿有武器。

当时以但店河为界，河以东是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和尹清成的反动队伍；河以西是但店、上巴河、三里畈、团风、迴龙山派来的区自卫队及黄州的县自卫队，共有二百多条枪，分左中右翼三处坚守。形势非常紧张。

河西认为那边毕竟大多数都是好老百姓，只是受了反动头子的欺骗，因此曾派人去进行讲和，免得白白打死他们。但是派去讲和的人反而被河东抓起来，并且不断向但店进攻，这就不得不激战起来。打了一天，但店左中右三处的冲锋号一吹，追过了但店河，一直追到大塘角、张家边，打散了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和尹清成的反动武装。打死了姓丰的两个人，活捉了麻城六个人，麻城白马山的人都退回去了。农民自卫队一直追到麻城蔡家冲，烧了几家祠堂。

这次，丰康平、丰洪清、丰楚川和尹清成都跑了。但他们并不死心，后来又煽动丰家的农民到黄州去告状，说什么但店农协无故打死丰家农民。县政府对此事心中有数，和县农协、各区农协的人来到但店，丰家大湾的人害怕逃跑了，只捉到了丰洪清的兄弟绿辣痢（諱号），解到黄州枪毙了。对于丰家大湾受了骗的农民，则进行教育，对他们说：“你们受骗了，以后不要听敌人的话，你们要相信农会，不要打自己人”。教育以后就释放了他们。

何家寨、李家寨反动武装红枪会的顽抗及被消灭 林山河农协成立后，何家寨、李家寨反动地主豪绅组织了红枪会（也有说是红学会、白枪会——原编者注），说什么刀枪不入，专门与农民协会作对，提出：“保乡保产”的反动口号。为了消灭红枪会，在1927年古历四月十七日，林山河农协首先组织队伍打了何家寨。先是由学生军二百人去打，何家寨没打开，反而丢了两支枪。第二天林山河、旧街、但店、新洲等区农协又组织三、四千人去打（也有人說有一万人——原编者），一直打到中午还没有打开，就改用火攻，把整个院子都烧毁了，寨里不能安身，躲在夹墙里的人也烧死了一些。这样一来，下午就把何家寨打下来了。活捉了红枪会几十人，杀了六、七个头目。消灭了何家寨反动的红枪会，又用同样的方法，攻下了李家寨，消灭了李家寨的红枪会。

金家寨反革命政治组织“盖世大农协”的被消灭 金盘寨是一个两百多年的古寨子，一面靠山，三面是水。这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共有王、孙、童、×四姓，其中王姓最多，宗族统治很顽强。王姓户长就是大劣绅王景仁，他的绰名叫“甩花大老爷”，是个黑肚子大光棍，是个专靠挑拨是非、包揽官司、欺压农民的大劣绅，当时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自从林山河农协办起来后，王景仁就纠合大豪绅王良成、彭福厚、彭庆元、朱山、邵×山等，利用封建宗族关系，尤其是凭借王家大姓及林山河街上的天主教神甫的支持，组织了“盖世大农协”与农民协会对抗，要林山河的农民协会受他的领导。在他们控制的垌子里，农民协会简直发展不过去，在那里没有建立农会组织。

1927年四月，王良臣诱骗了金盘寨一带的人袭击林山河，把林山河党部、区农协负责人许子荣用柴刀杀死了。这回他们打林山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破坏，捣毁林山河农民协会；一是看到农民协会在林山河有铺子，有合作社，企图抢劫。

金盘寨攻打林山河可能与这件事有关：1927年四月间（古历三月），正当迴龙山农民打开大地主刘维真的谷仓的时候，一排土匪企图抢劫，被迴龙山自卫队打败了，向金盘寨逃跑，后来就扎在金盘寨了。四月间金盘寨打林山河，这帮土匪也可能是参加者之一。

在金盘寨造反以后，林山河以上，新洲以下的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开初打金盘寨打了几次没打下，后来是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陈防武，集中全县各区的农民自卫队千多人开到金盘寨，最后消灭了以王景仁、王良臣为首的“盖世大农协”，活捉了几个反动头子被农会枪毙了。

其他各地反动豪绅的破坏活动及农会的反破坏斗争 新洲有些地主、流氓听说河南有红枪会，里面有个师父可以教人练法，刀枪不入。就跑到河南请来了师父，1927年十月间，新洲就出现了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的组织。他们提出所谓“保家保产”的反动口号，与农会的打土豪运动相对抗。

民国十六年（1927）革命的时候，在新洲北門外的王启祠组织了反动的红枪会，是当地有钱人组织起来反对农会的，共有几十个人。武器是刀、矛，会中有大师傅、二师傅，用迷信来欺骗群众参加，说他们的佛衣枪都打不进。当时农会用杀狗的办法来破除他们的迷信。后来红枪会被新洲的农民自卫军打垮了。

贾庙土豪劣绅，组织了红枪会、白枪会与农会作对，这些反动组织结果都被农会消灭了。红枪会每人有长刀一把，刀柄下有红色长鬚，师傅唸咒，说能刀枪不入，经常出来“示威”。白枪会也是一样（刀柄下面是白鬚，故叫白枪会）。

1927年5月，鉄冶李燕亭等反动分子，組織百多人来李家祠堂打农民协会，捉去了农会干部20多人，關在李家祠堂里。当时徐生芳馬上去旧街区党部報告，区党部派农民自卫队20条枪来包圍李家祠堂，打退了反动分子，救出了被捕的人。

李埠墩豪紳曹襟子（外号）、邱子民，糾集千多人（？）去打但店农民协会，三里畈农民自卫队聞訊后，馬上赶来协助但区农协平息了叛乱。

三里畈的豪紳地主組織“保产党”，打入区农会，后被解散。

六、“4.12.”大屠杀后，黃岡农运繼續高涨和倒蔣运动的兴起

“4.12”蔣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傳到黃岡后，引起了黃岡数十万农民的憤怒，各地农民紛紛集会，严厉譴責蔣介石叛变行为，声討蔣介石反动罪行，一个声势浩大的倒蔣运动在黃岡暴发了。

迴龙山、賈庙等地，举行了万人倒蔣游行示威，游行时每人除了拿着紅綠旗子、标語和孙总理遺像，高呼“杀尽土豪劣紳”，“打倒日帝、英帝”等口号外，还喊着“打倒蔣介石新軍閥”，“打倒列强除軍閥”等口号。“蔣介石是个大怪物，在南昌揭开了假面目”，“逆賊蔣介石新軍閥，国民努力打倒它，打倒它！”一系列的反蔣歌曲，在羣众中普遍唱起来了。游行时抬着女人头、蛇身，人头、狗身，人头、鳥龜身的蔣介石怪相，和画着老虎样子，虎爪下是中国人民的英国老像。許多政治諷刺画、漫画、到处都貼的是。

各地举行了宣傳演講，揭露蔣介石叛变屠杀共产党员的血腥罪行。县委陈学渭在迴龙山倒蔣大会上說明，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好結果，号召农民团結一致，打倒蔣介石，作好应付国民党右派叛变的准备。

“四、一二”政变以后，黃岡的农民运动繼續高潮，許多大事情如打土豪，消灭各地的紅搶会，白搶会，打何家寨、李家寨、全盤寨……等这些斗争，差不多都是“四、一二”蔣介石叛变以后干的。

賈庙在召开了倒蔣大会后，管制了所有的土豪劣紳，連亲戚家都不准走，有的被捕坐牢。

夏斗寅五月十七日叛变后，孙家咀的农民还举行了一个“赤色恐怖”，白天到处捉土豪杀土豪，晚上燒房屋，举行了几千人的提灯游行，从孙家咀到金家咀，一路到处放槍，威吓豪紳地主。

黃岡的革命高潮，一直繼續到1927年六月。